

游云盖寺镇

陆金凤

因朋友相约，我们一行人再次回到家乡——云盖寺镇。浅夏时节，天空湛蓝如洗，白云自由舒展，路边绿树青翠欲滴，河水淙淙流淌，极目眺望，地处凤岭下的古镇就像是小盆地怀中的孩子，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；县河杨柳依依，河岸青青，明媚的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泛起一层层涟漪，古镇的安静、古朴，依然如故。

相传云盖寺由唐代僧人妙达所建，由于修建时有片云彩常年不散，直到建好后才散去，所以镇因寺而得名。镇内有前后街、大殿、高庙寺、白侍郎洞等景观，近年新增戏楼、云盖寺镇文化广场进入前街，看着修复后的古街，整洁美观，古朴典雅，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，连声赞叹不愧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。

记忆里，少年时我们每天三趟途经石板街，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，街旁住着刘姓、顾姓、徐姓等八十多户人家，有大小不同的四合院40多个。这些民居大都是“四水归堂”的天井式庭院，砖木结构，硬山顶加砌高耸的风火墙，有些建筑保存有精美的彩画、砖雕、扶栏，呈现出典型的徽派风格。院落以一进院落居多，也有二进院和三进院的，每座院落都比较窄小，部分还有后花园。临街的门面房一般建成二层阁楼形式，安装可以方便装卸的实木板门。房子看起来非常漂亮，与我们住的四周土房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
当时，我非常羡慕住在街旁的同学，她们上学不仅离学校近，而且父母多为商品粮户口，还能时不时品尝了家的点心、王家的手工麻花。伴随着向往，我们读完初中，奔波于省内外工作与生活。有的同学一别古镇就是三二十几年，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，但又不能时时回来。不像我，在县城工作，一有空闲就能回家。我邀请她们品尝茶点小心，友人们拿着一个个点

心塞进嘴里，满脸幸福的样子。我知道，他们吃的是对童年、对家乡的怀念与珍惜。我们悠闲地走在街上，万字格窗户仿佛向我们诉说着古镇的过往。偶尔遇见三三两两的人群，想着他们也许跟我们一样奔着乡情、小吃、美食和休闲而来，享受着恬淡和安静，感受着古镇的历史变迁，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中，寻找灵魂的归处。

太阳西斜，我们沿着河边漫步，河水清澈见底，空气清新，凉风缕缕，大家寻找一处宽敞地方依石而坐，有的咏读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，有的轻闭双眼作吐纳状；有的脱鞋袜享受水的清凉，脸上洋溢着惬意；有的侧着身子用石头打水漂，溅起的水花清爽美丽，仿佛回到了神采飞扬的少年时代。略作休息，起身前往云盖寺水库。站在大坝边眺望，库水碧波荡漾，淡蓝、青蓝、深蓝，层层变幻，两边连绵的群山上草木繁盛，环湖公路的秀美风光为水库增色添彩。一位友人说：“记得我们有位同学就住在水库边上，现在不知搬到哪里了？”我说可能安置到花园移民小区了。望着眼前的水墨画般的美景，我不禁思绪万千：为了这方净水，很多住户搬迁了，正是他们“舍小家而为大家，舍小业而全大业”才成就了云盖寺镇。这是一种多么崇高，多么值得讴歌的精神！

归来途中，一户户农家小院错落有致，门前花台生长着知名或不知名的花儿，乐呵呵的笑声从这个院落传到那个院落。望着一个个精致而又各具特色的院落，大家同声感叹：“今非昔比呀，不愧为特色小镇！”

云盖寺镇没有乌镇、大理遐迹闻名，但正是千千万万个与她一样的小镇，历经千帆万代而不衰，承载着他乡游子的乡愁，安顿着漂泊的灵魂，更是布满了新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足迹。夕阳西下，我们兴尽而归，虽有万般不舍，但看到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，发自内心的感到欣慰与自豪。

高木匠

秦建荣

高木匠手艺好，擅长做寿材，在月亮湾方圆几十里颇有名气，所以他的活路特别多，一年四季就没闲过。

大家都知道，寿材好不好主要看材料，所谓“楸松椴柏木在上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柏木长得慢、坚硬、油脂也重，所以耐久。但柏木结疤多，活最难做，一副松木寿材十天就做好了，柏木却要十二三天。

高木匠做寿材有三个特点：一是光堂，一般木匠做活是顺着木头从根到梢地斫、砍、刨，免不了弄出一些茬口；高木匠是横着斫、砍、刨，且用力轻巧，没有茬口。这只要看一副白茬寿材，就能分出高低。二是能刻善画，高木匠积累了许多雕纸拓片，有二龙戏珠、有凤来仪、八角楼阁和福禄寿禧等，多达三十余种；还刻得好，在任何材质上都能刻得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。三是油漆亮，要亮堂首先要将漆熬熟，熬得恰到好处，这样才能刷匀。再把桐油熬好，熬得能吊出三尺长的丝线，熟漆刷过两遍桐油刷过两遍，自然光可鉴人了。

民国二十三年，高木匠已年届花甲，力气大不如前，决意金盆洗手。他做的最后一副寿材是给自己的。寿材做好了，他站在左边照了照影子，又站在右边照了照影子，才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，一连说了三个“好”字。

这副寿材是柏木的，十二大块，四棱饱满，还做了圈缝。寿材板是在大峪沟做木活时定下的，可担寿材板时却出了岔子——在半道上遇上土匪，险些丢了寿材板，还有大徒弟的性命。

前年腊月二十四，一行人担了寿材板往回

走，走到冠山沟时，突然被一伙土匪拦住去路。土匪头子是个娘娘腔，让人把他们身上搜过之后，并没有搜到什么，就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可没走多远又回来了，娘娘腔咯咯笑着说：“这些木板不错，正好可以做山门，给我送上山！”高木匠当然不肯，上前与娘娘腔交涉，这是寿材板，做山门不吉利。娘娘腔又咯咯地笑了一阵，我看见的是厚木板，它做了山门就是门板，不是寿材板。高木匠还要解释，娘娘腔却不耐烦了，拿枪指着高木匠：“少啰唆，走，谁不走就崩了谁。”大徒弟怕师傅吃亏，挡在师傅前面对娘娘腔说：“这木板是按寿材量的尺寸，做山门真的不合适。要做山门，在山上砍更大更高的木头多好，我是木匠，现在就跟你们上山，保证做一副结实的门。”娘娘腔哪里肯听，用枪指着大徒弟说：“这个人看着不顺眼，来人，把他先给我捆了，带到山上再说。”两个喽啰就上来把大徒弟捆了。危急之时，一队红军从下面上来了，为首的是张营长，张营长高木匠认识，他曾经请高木匠做过多次“木活”，所以老远就打起了招呼。土匪见势不妙，才狼狈逃跑了。

高木匠给自己把寿材做好之后，就再也不做木活了，整天只守着两亩薄田一家老小过日子。但那是个兵荒马乱的时代，月亮湾当然也不太平，国共两党就像拉锯似的今天你走了，明天我来了。不久又来了日本人，在月亮湾烧杀掠抢，闹得鸡犬不宁。八路军来到这里，和日本人展开游击战、运动战、麻雀战。想过清静日子的高木匠不但不能清静，反而“木活”更多了。

一日，高木匠在田里锄苞谷，忽然听见不远处有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接着听见“嘎巴”一声，是压坏苞谷的声音。他以为是野猪，握着锄头绕过去探看，却是一名八路军战士。听见声音那战士立即转身，把枪口对准了高木匠，高木匠看他满脸满脸都是血，连站也站不起来了。四目相对，才认出此人正是张营长。张营长放下手中的家伙喊了声高木匠，高木匠赶紧走了过去。

原来两天前，张营长带人偷袭大坪村的日本营地，他一连击毙三个日本兵后，自己腹部中了一枪。带人撤退时，走到这里再也走不动了，就执意留下来做掩护，然后藏在了玉米地里。

高木匠把张营长背回家里，请医生前来治疗，却因伤口严重恶化，又没有好药，张营长第三天就牺牲了。

高木匠很内疚，也很悲痛，师徒俩准备悄悄把张营长埋了。大徒弟问：师傅，要不要连夜做一副寿材？高木匠说：“不用了，就用我那副吧。”徒弟还在犹豫，高木匠抹了一把泪——他是为国家而死，比我有享用柏木寿材的权利。说毕，就让徒弟们从他家板楼上取下了那副柏木棺材，半夜偷偷把张营长安葬了。

月亮湾人都说高木匠义气、慷慨，但谁也不知道，高木匠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。



槎花记忆

田吉文

商於古道上的槎花是我的第二故乡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在这里生活工作了近十年，更重要的，它还是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老师的故乡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全国掀起了一股文学热潮，我们都成了文学的追随者。我常常在傍晚时分，一个人独自漫步在清风街上，看着路上的行人，还有青砖瓦舍以及路边的小桥流水，《秦腔》中的某个人物或贾老师的生活片段似乎出现在我的眼前：在槎花的北塬上，我翘首探望陈家沟东边的牛头岭，忆起“三伯”夏天又在牛头岭上七里沟於地造田的事；走在南沟新修的水泥路上，我想到平凹老师把糍米拿到沟里换红薯、杂粮的事情。许多时候，与其说我是在散步，倒不如说我是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，聆听一代文学巨匠在讲槎花的故事。

《秦腔》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颁奖词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《秦腔》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一部史诗，清风街由衰败走向兴盛是千千万万个农村改革的缩影，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辉煌。”贾平凹老师的作品的确是这样的。不管是“疯子”引生、赵宏声、夏家四兄弟、白雪，还是承包果园的刘新生、电工俊奇、当了县长的中星、乡政府炊事员庆玉，都有血有肉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旧传统和新生事物碰撞所发出的巨大声响，旧思想和新思想在历史发展变革中摩擦出来的火星。先进的文化思想和改革的春风在刮进这个偏远的陕南山村时，涌现出穿着喇叭裤唱流行歌曲的陈星，第一个在清风街开酒楼的丁霸槽，在运输公司往西安开班车的雷庆，还有贪污票款的梅花，这些好的、不好的东西都在经济发展大潮中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。贾老师是我崇敬的文学大师，他的书我总是读一遍再读一遍，常常是乐此不疲、爱不释手。在这种氛围中，我吮吸着老师故里文学的清新气息，写了好几十篇散文，有发表的，也有没有发表的，在2019年的时候，结束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散文集《岁月深处》。

为了能让新书沾上老师的一点灵气，欲让百忙之中的贾老师给我写个书名。在一位文学界老师的引荐下，我有幸在西安永松路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贾老师。贾老师在他的书房接待了我们。他问我是丹凤哪里人，我胆怯地回答说是武关人。一阵寒暄过后，老师接过厚厚的打印稿，翻阅之后留了下来，告诉我待他看过之后再给题写书名。等待是幸福的，也是甜蜜的。我知道，贾老师每天有许多事情要去做，一时三刻可能顾不上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半年之后，贾老师让我去取书稿。一个华灯初上、细雨蒙蒙的傍晚，依旧是在贾老师的书房，我再次见到了精神矍铄的贾老师。他说书稿看了，文笔不错，而且真性情，是在用心写作，今后要继续加油。在交谈的过程中，贾老师居然说出了书稿中好几篇文章的题目，令我咋舌。贾老师每天那么繁忙，居然认真读了我的作品，是我没有想到的。简单的交流之后，贾老师铺开宣纸，拿起毛笔，欣然给我写下《岁月深处》几个大字。那一刻，我被一种幸福包围着；那一夜，我失眠了。

可能是因了贾老师签名，《岁月深处》印刷3000册，经多方努力售完后收回成本，我非常感谢他对一个文学青年的支持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我在贾老师的故里就十年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幸福，贾老师和永远的槎花，将会在我的人生长河里留下隽永的记忆。

鱼在洋老师在我的散文集《那片深情土地》序里有这样一句话，至今记忆犹新。“文学是一双隐形的翅膀，愿文学照进现实，带着像田吉文一样更多的文学青年飞得更高，走得更远。”好多年了，我铭记鱼老师的话，在默默地努力着，虽然没有多少成绩，但我读了好多老师的作品，切实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，更多的则是体会到只有扎根现实，才能写出接地气的好作品。就像我每次路过贾老师的老宅时，都会不自觉地走到柿子树下认真地读一遍《丑石》后才离开一下。

文学就是人学，愿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心连心，手挽手，用手中的笔讴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472期)
刊头摄影 吴书怀

幸福的距离

姚元周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有个小伙被招工到我们企业，安排在车间里干活。小伙子农村出身，做事认真，吃苦耐劳，干起活来特别卖力，不久便当了一个班组长。几年后，我调离了这个企业。又过了几年，企业倒闭了，他自然就下了岗。后来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小城里，结了婚，生了子，我们时常见面。逢年过节，他偶尔给我带来一些乡下的特产或者风味，我有时也会送给他一点小年货或者小礼品，可从来没有去过他住的地方，这样的关系一直延续了好多年，时间长了，自然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下岗后，他开过农用车，出了一次车祸，后来就一直靠在小城里骑三轮车拉货或者收废旧物品为生。

前两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在城东散步，在一个废品收购场又见到了他。他和妻子正在整理一堆刚刚收到的废铁和旧纸箱，两口子蓬头垢面，天气闷热又出了些汗，脸上抹得一道白一道黑的，后面还跟了一个“花脸”的小女

孩，手里拿着两个废纸盒，大约五六岁的样子，我知道这自然就是这位朋友的女儿了。我走上前去，小女孩儿有点拘谨，灰蓬蓬的脸颊上，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俨然是一个滚到了灰窝里才爬起来的小天使。望着朋友两口艰辛而劳累的样子，望着眼前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儿，我的心不禁一沉，想想都在同一个小城里生活，朋友的日子一定很艰难，生活也一定很沉重吧？眼前这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儿，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，该又是怎样的一种体验？

我站在旁边，问了问朋友的近况，他却和妻子一脸灿烂的样子，从灰蓬蓬的脸颊上，可以看出有点疲惫但仍然很乐观的神采，我顺便问了问他们家的住址。

第二天傍晚，我和妻一道买了东西，决定去看看这位老朋友。原来朋友前两年买了一套二手的小单元房，在小城一个偏僻的角落，离我家大约有五六里路。由于刚好住在一楼，

还没有到窗外就听到小女孩一串又一串欢乐的笑声。看样子他们回家也不久，房子里灯火通亮，从窗外就可以把里面的物件看得一清二楚。屋内摆设虽然很简陋，但却非常的整洁。我踮起脚一望，朋友正趴在地上转着圈，和小女儿在玩骑马的游戏呢！可爱的小姑娘穿着一套干净的夏装，手里拿着个小气球棒敲打着爸爸的脊背，嘴里还喊着“驾驾”，俨然一个天真顽皮的小公主！朋友趴在地上，嘴里贪婪地叨着香烟，爬两步，吸一下，乐呵呵一脸满足和快活的样子，小小的房间里弥漫着欢乐和幸福。他的妻子一定在给他们做饭吧！

我和妻悄悄地站在窗外，偷偷地分享着房子里溢出的笑声，分享着甜蜜和幸福，半天谁也不忍心敲开房门！

